

中国大学评论

回归大学正道不能仅靠吐槽

熊丙奇

9月12日,复旦大学2014级新生开学典礼分为本科(专)科和研究生两场举行。在来自世界各地的3000多名复旦2014级中外本(专)科新生时,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的开学典礼致辞充满了理想主义。他建议学生们要“在复旦悟道”。“如果学校的教育只是重视专业的知识教育,而不重视德行的培养,那么很可能培养的人越有知识,越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指出,学生必须对美和良好的道德有深切的感受,否则仅有专业知识的学生更像是一条经过良好训练的狗而已。”(澎湃新闻9月13日)

对于像复旦大学这样的大学,确实应该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以能力而不是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否则,学校就会沦为“职业培训所”。可是,大学不能只有这方面的认识,而没有实际行为。关于今天的办学,高校需要反思两个基本问题,其一,大学做好了学生的专业教育吗?其二,在专业教育之外,大学从哪些方面来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让他们的德行和知识同步发展?在笔者看来,今天的大学已经偏离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正道,导致通识教育缺失,专业教育也没有到位。

教育有两方面基本价值:一是功利的价值,给学生职业化、技能化的知识与技能教育,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让学生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改善生活;二是非功利的价值,给学生非职业化、非技能化、非功利化的通识教育,完善学生的人格,让学生有更健全的身心。目前我国的教育,首先存在功利化的倾向,非功利的价值被淡化,甚至被淡忘;其次,剩下的职业化教育内容,也在一些大学,尤其是“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院校里被边缘化,在这些大学里,人才培养已经让位于学术研究,而非第一性的工作。

因此,在大学校长感叹高校只重视专业教育时,很多人不以为然,甚至调侃“何不食肉糜”。此前,清华大学学生曾对学校淘汰“非升即走”的讲师而向学校请愿,得到舆论的广泛支持,这反映出整个社会对大学不重视人才培养、不重视本科教学的不满。在对本科生的专业教育教育方面,我国大学普遍存在课程陈旧、教材老化、跟不上时代的问题,加之教师不投入教学、不认真备课,不把学术研究中取得的成果用到教育教学中,导致不少大学生认为大学学习“学杂致用”,“必修课逃选、选修课必逃”成为大学一景。

本来,大学每位教授,包括院士都应该给本科生上课,教育部也早在10年前就要求高校建立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制度,可至今这一制度在高校并没有切实建立。复旦大学校长也曾在演讲中批评大学教授为功利——在2010年的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杨玉良谈到,有些教师除了与个人科研有关的文献外,少有时间读书,布置给学生的学习资料,自己并未查证、读透,以致学生抄袭也无处从理。有些教师不仅做不到学问起点高于学生,连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也不具备。如此师道,必然危害学生的成长。

专业教育没有做好,而非功利的教育在大学里就更欠缺了。在国外实行通识教育的大学,做好非功利的通识教育,主要有以下措施:实行完全学分制,给学生充分的选择课程的空间,有的大学选修课高达60%以上;实行本科生导师制,给本科生配备导师,让导师指导学生的学业规划和人生发展;完善寄宿制教育,把学生宿舍作为完善学生的重要学习和生活空间,创造老师和学生共同学习、生活的机会;推行学生自治,让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同时在参与学校事务管理、决策、监督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责任意识。

与国外大学这些做法相比,我国目前号称实行学分制的学校,只是学年学分制,学生选课空间很狭窄,必修课高达80%,还包括一些学生不愿意选修的课程。研究生导师制因学生规模过大而出现导师不导的现象。尤其是给本科生配备导师方面,大多数学校只在学生作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期间,给学生配备导师,对于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有不少学生是在就业压力下,将其视为鸡肋。寄宿制教育的价值在目前的大学里更是难以体现。在实行货币化分房之后,教师大都已搬离校园,学生很难获得和老师共同交流、生活的机会。学生自治,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一样,都在大学里很难推进。不少大学的学生会组织,已没有学生自治的任何色彩,只是行政的附属,充斥着利益和交易。

大学校长应该对大学的教育现状有清晰的了解,不能只是吐槽,而应该身体力行地转变。校长要求学生不要只重视专业知识教育,那么首先应该让学校充满人文氛围,倡导通识教育,完善本科生学分制、导师制、寄宿制,推进学生自治,至少应该把人才培养作为学校的核心工作,把专业知识教育做好,否则学校既没有通识教育,又无专业教育,还能给学生什么教育呢?我国大学教育的空心化,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这迫切需要教育部门和大学高度重视。

把比较饱满的大班课堂改成小班课堂,小班教学的概念才得以成立。缺少互动性,选课人数本身较少的课堂,在面积小的教室中开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班教学。

小班教学的中国之路

■本报记者 温才妃



上课人数较少固然是小班教学的特点。然而,只是人数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班教学。

带刺的玫瑰

观念的转变尚待假以时日,但在尚未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国内高校,行政力量的推动也时常“好心办坏事”。

在杨英锐看来,能否实行小班教学还应该考虑不同的国情。在美国,实行小班教学有一个“不能公开的秘密”——由于私立大学收取高昂的学费,拉近师生的距离,开展小班教学,让学生、家长有中产阶级的感觉,就变得有必要了。

然而,国内公立大学不光要承担教学、科研任务,还肩负着稳定社会、兼顾公平的作用。“就像高考暴露很多问题但依然无法取消的逻辑一样,我们要客观地面对公立大学生师比高的现实,有条件的课可以创造条件开设小班教学,条件不足的课如果强推、强开,实际上是变相地向国家要资源。”杨英锐说。

毕竟美国的小班教学也仅占50%左右,行政力量没必要为数字而努力。

面对于诸多现实问题,小班教学的推进是否真能有突破口?

在实际推进小班教学过程中,解决师生比过高、师资不足的另一方式是让博士生、硕士生担任助教,参与甚至主导小班讨论。

选择这些博士生、硕士生,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学校向博士生、硕士生发出招聘助教的通告,合格者参与到大班、小班中;二是按课题组构建,博士生、硕士生作为团队中的一员,由主讲教师进行小班教学上的传帮带。

“关键在于,让不同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如果定位明确,的确会对小班教学起到积极作用。”计伟荣说,比如优秀的博士生、硕士生完全有能力

研究生主导课程

计伟荣坦言,推进小班教学至少有三点难点——师资不足、教学条件受限、教师小班化教学能力不足。自1999年扩招以来,学生成4倍增长,与此同时教师的增长仅为1.8倍左右,师生比过高、师资尚不足。比之重点院校,地方院校小班教学所需的教室、实验室更是明显不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曾作了一项“大学实施小班教育的可行性研究”,调查显示实施小班教学的费用是普通教学的1.5倍,按5000元至6000元计算一年学费,推行小班教育意味着每个学生每年要加收2500元至3000元的学费。显然,从经济可行性上来说,小班教学是一项重大挑战。

如果说教学条件受限等硬件上的问题,尚能用拨款、涨学费等方式来解决。那么,像教师小班教学能力不足这类软件上的难点,就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克服。

翻转式的课堂需要教师融入案例式、互动式等多种教学方式。“从学校到学校”的新教师教学方法、课堂管理经验不足,尚不足以挑起小班教学的大梁。而对于老教师而言,他们经历了高考恢复后的大班教育,所认可的是不开展小班教育,也同样能把课上好。”计伟荣说。

选专业时,专业大类中的43人仅有4人选择就读哲学专业。而杜嘉诚等三人就是最终坚持要读哲学专业的三人。虽然为三名学生开设了一个专业,需要投入的成本较大,但校方还是兑现了当年写在招生简章里的承诺。

尊重学生的选择,兑现曾经给出的承诺,华中师大的做法是理所当然的,又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的确,从校方需要投入的成本方面计算,为3名学生开设一个专业可以说是投入产出比不高的做法,但华中师大的做法表明,即使在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今天,教育也不应该是一件纯粹计较投入产出的事情。给予学生自由,培育学生成才,才是大学应该做的。

具体到这三名学生选课修学的方式方法,华中师大校方的处理也展现出了我国大学应有的灵活性。根据该校规定,一门课至少要有15人才能开课。在这种背景下,校方将哲学专业的专业课程变成其他专业的选修课程,以增加课堂人数。此举既保证了哲学专业的学生有课可修,也充分利用了教学资源,让更多的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

今年夏天,北京大学古生物专业的毕业生仅有一人,从被网友热议的“一个人的专业”,到华中师大仅有3人的哲学专业,高校能够不计较成本,真正从学生兴趣出发办学,这种尊重学生、尊重教育本质的做法令人欣喜。

92岁院士演讲 学生台下打瞌睡

9月16日下午,92岁高龄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良镛院士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台上是92岁高龄的院士站立,台下却有学生伏在桌上,呈瞌睡状。在相关媒体报道中,院士和学生两张照片上下摆放,对比明显。一时间,舆论哗然。

在这一事件中,首先引起公众注意的是学生的态度问题。尊重师长是每一位学生都应当做到的,尤其是当吴院士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演讲时,少数学生的表现确实有令人诟病之处。“勿以恶小而为之。”如果这些新入学的研究生们对这

一问题不加以足够的重视,会给他们今后的成长埋下潜藏的隐患。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以尊重师长来要求学生无可非议,但仅以个别学生打瞌睡的表现就引发对整个学生群体的道德批判,也可以看出社会对学生本身的不信任。事实上,还原整个事实真相后,我们会发现,对于学生,除了无味的要求外,也应当给予他们基于人性的体谅。

追溯这一事件的起因,我们看到,媒体的作用不容忽视。如果媒体没有故意放大演讲者与学生间的对比,这起事件也不会因为以偏概全而引起争议。

这实际上提醒我们,在面对夸张过的画面时,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选择立场进行抨击,而是理智、客观地还原事实。另外,对于学生,我们也要抱有基本的信任。

256人致信教育部 呼吁建立性骚扰防范机制

教师节来临之际,256位来自国内外的高校教师、学者和学生将两封公开信寄给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呼吁彻查厦大性骚扰事件,建议教育部以此事为契机,制定出台《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同时建议厦大率先建立高校性骚扰防范机制。

据媒体报道,此次公开信中最主要的部分,是通过参考各国和我国港台地区高校与学术单位的相关规定,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所拟定的初步政策与制度建议文本。其中,从性骚扰定义到校园性骚扰的判定标准,从性骚扰举报制度到调查判定和纠正措施制度,乃至防报复措施



92岁院士演讲,学生台下打瞌睡。

和针对校内人员的性骚扰教育和培训,均有覆盖。

一直以来,性骚扰行为在高校内虽然时有发生,但因其特殊性始终是一个敏感话题,其中的是非很难分辨,成为一个模糊地带。今年6月厦门大学爆出历史系博导吴春明涉嫌性骚扰女学生事件。如今,已过去近三个月,但厦门大学并未公布任何调查结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我国高校对于性骚扰行为的定义,相关教育、预防、治理等机制都是缺失的。

在高校中,老师与学生的地位不对等,相对来说,学生处于弱势一方,教师对学生进行性骚扰严重违反教师职业伦理,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需要被保护。另一方面,随着一些校园性骚扰丑闻的曝光,人们逐渐发现,有时教师也会被别有目的的学生所利用。换言之,教师也需要在与学生的交往中注意保护自己。因此,相关机制的建立健全,不仅仅是为了人们通常认知上的保护学生,更是给予教师和学生同样的规范机制,令师生关系有一层健康的保护罩。

与国际接轨,有许多措施须斟酌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而这一次,在性骚扰防治管理方面,我国也应当也必须向国际看齐。(韩琨)

小班教学是什么

两名学生在讲台上操作三角形模型,一边解析着勾股定理。台下十来个学生和教师围坐成“U”字形,可以随时打断解析、提问题。这一幅小班教学的影像来自于国内某中学的数学课。

实际上,在国内类似小张所处的本科生小班课堂,并不能称之为常见。小班教学更多地存在于基础教育中,用以弥补应试教育中满堂灌、互动性差等不足。

然而,小班教学这一概念对于国内高校来说并不陌生。上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叶企孙主持下的清华物理系,一个班级的人数不得超过14人,其用意在“不使青年徒废其光阴于彼所不能学者”。

近年来,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均对小班教学有所尝试,北大以优势学科经典课程为小班教学的主要试点项目,川大强调大班授课,小班讨论,实行25人的小班化精英教育。

而对于实施现代大学制度的西方高校而言,小班教学的改革始自上世纪80年代,如今已是极其普遍的做法。美国最常用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美国大学排名中,小班教学被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指标,成为其高校排名的“敏感”话题。这里所指的“小班”人数通常限定在20人以下。

上课人数较少固然是小班教学的特点。然而,只是人数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班教学。

浙江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计伟荣表示,小班教学实现的是,以教师知识传授为主向培养学生能力为主的转变。换句话说,把班级变小是小班教学的外在,其内在则是实现教学模式的转变。

“把比较饱满的大班课堂改成小班课堂,小班教学的概念才得以成立。”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终身教授杨英锐说,缺少互动性,选课人数本身较少的课堂,在面积小的教室中开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班教学。

壹月数评

2 地试点高考综合改革

9月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选择上海市、浙江省开展高考综合改革试点。9月19日,上海市、浙江省两地教育部门公布相关细则。两地的考查模式一致,除语文、数学、英语三门必考科目外,学生须自主选择3门考试科目。英语测试也变为一年两考。两地的新高考方案均将于2017年起实行。

新的高考方案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权,给予学生“偏爱”的自由。以往硬性划分的文、理科分隔就此打破,学生可在6至7门(除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生命科学、物理、化学外,浙江省考生的可选科目还包括信息技术)科目中仔细斟酌,发掘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所在。专家表示,片面的文科或理科“专才”都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高考改革方案将有效改变学生选择性不够和过度偏科等问题。与此同时,新高考方案对于录取批次的改革,也赋予了高校更多的选择权。

当然,自由度更大的新方案也会给一些人带来烦恼,比如那些对自己兴趣和喜好没有明确认识的学生。毕竟,有许多“乖”学生具有较好的学习习惯,但习惯了被学校和老师安排好一切,如今,突然把选择权交到他们手里,是否具有作判断的能力和选择的魄力,对他们来说是个问题。

自由度更大的高考方案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学生、老师乃至从中学到大学的教育机构将会如何应对,让我们拭目以待。

华中师大为3名本科生 开设哲学专业

9月11日,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大三学生杜嘉诚、李谦、张梦芹一起坐到了《中国哲学史》课堂上。这是他们读大学以来真正意义上的专业课。这是一个只有3名学生的专业,这在华中师大的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

2012年,华中师大实行哲学大类招生,招生简章称,入学的新生大二下学期可自主选择就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国际政治专业或哲学专